



人民文豪鲁迅

平心著

6

人民文豪魯迅

平 心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人民文豪魯迅

平 心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壹壹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30

開本850×1168 耗1/32 印張5 15/16 插頁1 字數141,000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0 定價(7)0.65元



鲁迅 一九三〇年九月
二十日 照于上海
时年五十

重 印 題 記

這部書是由几篇有連續性的論文組成，陸續寫作于一九三八——四〇年間，曾在上海公論叢書和求知文叢先后發表過。一九四一年由上海長風書店以論魯迅的思想的書名印成單行本。一九四六年，為了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改名人民文豪魯迅重版。後來在老解放區出過翻印本。日子快得驚人，現在距離本書最初寫作的時期轉眼已經有十七、八年了。

當本書以論文形式在刊物上連續發表時，民主力量和反民主逆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劇烈的鬥爭，美、英帝國主義一面加厲了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摩擦，一面助長着國民黨反人民的凶焰，這就使得抗日戰爭呈現非常複雜的形勢。客觀的鬥爭推移不能不強烈反映在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陣地上。為了配合上海地下刊物的宣傳需要，我的論文也多少帶有些鼓勁色彩與戰鬥激情，好多地方的寫法簡直近于政論。由於主編刊物的王任叔、梅益等同志的大力催稿，連載的文章始終未曾脫期。但因為出於急就，在寫作上不免有些粗疏，好多問題不暇作細致的分析，文字也欠推敲；而當時我的理論水平更限制了对魯迅思想的全面理解。

應當聲明，這本書中有些論點並不完全是屬於我個人的，例如作為附錄的思想家的魯迅就是依據一九三八年一次座談會上的各家發言由我執筆寫成，發表在公論叢書，當時用的筆名是魯座，即是魯迅思想座談會的簡稱。

魯迅是舊社會的無畏的詛咒者和鞭撻者，也是新社會的偉大的預言者和謳歌者，正如我在一九四六年本書重刊獻辭中所說：

“無数战士在他的画笔下看出了旧中國死滅之前的絕望，也看出了新中國必然勝利的希望。用新生的希望抗击老衰的絕望，这就是中國人民求生的道路。”這本書主要就是按照这个看法倉促寫成的。当时在万箭齐發的馬克思列寧主义文化陣地上尽一矢之力，向逞凶肆虐的鬼魅射去，無疑受到了魯迅思想的照耀和鼓舞，虽然在后面策划指揮的还有更大的力量在。

正因为這本書受到过十多年前暴風雨的洗礼，“在揭露和反击國民黨反动派的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王任叔同志來信語），所以共过战斗的朋友們認為在今天还可以重印一下。

在此次重版之前，我本來打算將全書作一番修改，但是由于腦病頻發，工作繁雜，这个願望沒有实现。有的朋友認為修改十多年前的旧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弄得不好，可能使得前后筆路顯得很不調和。这意見确实打动了，無意中給我找到了原諒自己疏略的一个借口。因此除了删掉兩处冗文和改动几个名詞校正一些錯字外，這本書差不多还是照老样子重印出來。

至于本書不先不后，剛剛在此时重印，理由是用不到多說的。翻一翻日曆，十月十九日又快要到了，而今年的十月十九日和二十年前的絕大不同处我們在各方面都灼然覺察到。因此在本書快要重版的日子，沉重的回憶也压抑不住我的無言的欢愉。

平 心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一九四六年重刊献辞

魯迅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不能單从文藝方面來估量；他的崇高的文藝成就，並沒有掩蔽他在思想啓蒙与學術勞作上所放射的光輝。假如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史常由若干先驅者的思想業績增大它的重量，魯迅無疑是变革中國民族精神的主要先驅者之一。

魯迅在思想業績方面表現的顯著特点，不但在于他經常用文藝形象來表达他的批判、教化与理想，尤其重要的是，他始終是离开了个人的利益与小圈子的好惡，为人民群众喊出了不滅的心声。多难的中國人民借了他的筆，蘸着他的泪水和憤火，宣泄了自己的悲苦与欢欣，詛咒与頌揚，控訴与希望。經過了辛亥、五四、大革命、土地革命四次歷史蛻变，几乎在每一个階段都表現了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創見与進步。他的照耀現代中國精神生活的光彩，柔和而且有力，使人乐于親近而不易忘却；這不僅因为他一身兼为藝術思想家与思想藝術家，更其因为他熟悉受苦大众的愛憎和要求，而且不断举起他的藝術武器，为人民的真理与正义作战。

我們出生較晚的少壯斗士，絕少沾染士大夫的旧習，很幸运地自幼就接触到世界思潮；我們可以自由挑选思想學術的新兵器，因此不易了解上代的老战士在精神战斗歷程中的艰难。假如讓我們出生在魯迅时代，整个心身背負了古旧的社会積習与精神傳統；要赶上时代的潮头，不光要跟旧社会苦战，同时还得跟压在自己灵魂上肉体上的厚重歷史沉淀物爭斗；這豈但需要过人的勇气，还少不了出众的識力；而这种勇气与識力又必須富有持久性与坚韧性，越是經歷磨難，越能爆开照人的火花。讓我們数一数跟魯迅同时代

的人物吧，究竟有几人具备了这些条件，自少壮到老死始终成为大众的发光体，从不吝惜他们的心光愿力，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献给人民的呢？根据这样的结算，我们对于鲁迅的崇拜和感激，就不是用文字言语所能表达的了。

这个巨人好像是专为打扫人间污穢增添人间美丽而来到这世界。他不只是第一个深刻的民族自我批判者，同时又是社会变革的预言者和新生力量的护持者；他的成就是超于文字语言之上的。

我愿为鲁迅作见证：是他，用温情与智慧哺育了无量青年，是他，驱除了咬痛青年灵魂的苦闷与寂寞。我自己就是曾受他的润泽的一个。直爽地说，我并不震惊于他身上显耀出来的世俗的所谓渊博，中国近代在学术成就上足以和他比肩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他的人，不是没有，但像他一样，以忘我的大无畏精神，充当人民代言人与革命大护法，开创一代文化新风气的不朽作家，在中国还不易找到。使我们忘记不了的，是他始终不以知识与文字为猎具，为玩物，而一直是利用它们作为战取人民解放的武器。他刻划黑暗世态和描绘光明风景的笔触是那样犀利有力，深深地掘进了旧社会的腐烂灵魂，也照亮了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青年的心。无数战士在他的画笔下看出了旧中国死灭之前的绝望，也看出了新中国必然胜利的希望。用新生的希望抗击老衰的绝望，这就是中国人民求生的道路。照耀这道路的鲁迅，与其说是高悬夜空的孤星，不如说是燃烧在人民中间最大的不灭火炬。这支火炬跟无数民间的篝火联结起来，顺着新民主的风向越烧越旺；而这正是鲁迅越战越韧的强毅精神的不朽象征。

鲁迅由一个主张“人性解放”的自由主义者进步而为要求“生存、温饱、发展”的民主主义者，到了晚年，更进步而为确信“惟有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社会主义者，这是中国人民进步与社会转变的明确反映。一个民主主义者只要有眺望历史远景的勇气和珍视

人民利益的热忱，他迟早会找到歷史最高的真理。聞一多說过：“从前我們在北平罵魯迅，看不起他，說他海派，現在我要向他懺悔，我們罵錯了；魯迅对，我們錯了。”這話不但表現了一个人民战士追求真理的謙虛美德，同时也指証了歷史的真理具有雄偉無比的說服力量。由于先后接受了这說服力量，魯迅成了人民大众的辯護士，聞一多成了民主运动的殉道者。

从魯迅、聞一多諸先哲身上，我們看出了中國人民的革命路向，也看出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解放与民族独立最后成功的必然性。我們与其消極地說，他們的死是不可补偿的巨大損失，不如積極地說，他們的不死是民族光明的不竭泉源。（类似的話我在本書“初版自序”中已經專为魯迅說过，这里願重复一遍，意思是要強調魯迅、聞一多都是同一类型的人物。）說他們不死，并不是一句过分恭維的世俗老調，而实在是有歷史的真實性的。因為他們是永远屬於人民的作家；当作歷史的創造力量來看，人民几曾死滅过呢？

我从沒有親近过魯迅本人，只不过讀过他許多并不合于“正統”文士所謂“溫柔敦厚”的标准的著作。我好像感触到他的跳动的心臟，至今还依稀檢得出留在他的書里的泪痕。我从不無条件地崇拜一个人，对于魯迅也是一样。但我承認，我是承受了他的一部分遺產的。我珍愛这份遺產，正像我珍愛世界許多大思想家大文學家的遺產一样；因为它除了給我以不滅的智慧而外，还給我以無窮的勇气。当我蟄居孤島秉燭待旦的長夜，由于四周空气的窒息与住所典籍的便利，我讀了許多佛經与古書；使我不致冻结前進热情蹈于空虛消沉的，除了抗战勝利的确信，歐美革命大师与民主先哲的文献和中外革命史知識而外，就要算魯迅的遺著了。这其間，我断續寫了有关魯迅的論文約十数万字。結集在这里的，是研究魯迅思想較有系統的專論。一九四一年曾由上海長風書店出版，書名是論魯迅的思想。太平洋战争爆發后，全部書版遇毀，不复重

刊。現在承蒙長風主人徐禮堂先生慨允我將原書收回重印，感激與喜慰之情交融一片。書名改為人民文豪魯迅，是用來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的。我願以這書獻給不甘淪落追求光明的青年，跟我一同呼吸人民英雄的氣息。

平 心 一九四六年七月

初 版 自 序

偉人們在死后比生前容易被人了解，也容易被人曲解，那差不多成了歷史通例。一千五百多年前，晉朝猛將刘希乐說過一句名言：“大丈夫盖棺事方定”；然而对于死去的“大丈夫”了解的有人，曲解的也有人，就可知“盖棺論定”說未必完全可靠。那理由并不难明白：人对于人的評价，自來就不是單單以被評价者的死來做最后界綫的。人当活着的时候，是社会动物，常識早已这样告訴我們了，但某一个“社会动物”倘在人間留下了巨大影响，他的成敗、功罪、是非、榮辱，却也并不因为他的死而泯滅了其社会意义；一切这些，照例由歷史結算在他生前所代表的社会階級的流水帳簿上。他將永远被人們从各自不同的階級地位、时代需要和观察角度來衡量，來褒貶。若要举实例來說明，孔子就是值得提起的歷史人物。这个被尊为“万世师表”和被封为“素王”的“聖之时者”，已經死去二千四百多年了。但关于孔子，不是在各个时代和各个个人群中没有一个統一的定論么？且不說最早儒墨道諸家对于孔子的臧否，就拿晚近的中國思想史來看：在清末，提倡政治維新的康長素把孔子捧做教主，而高唱种族革命的章太炎則把孔子譏为“國愿”。（虽則他仍然頌揚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功績。）一到五四时代，就一面有以吳虞、錢玄同等为代表的反孔猛將高呼“打倒孔家店”，一面有以林紆、王敬軒等为代表的衛道大家痛斥“詆毀先聖，蔑弃聖書”的“妄人”。看看最近的文壇和藝壇，关于孔夫子，又有議論紛紜的評价了。在曲阜孔德成先生由“衍聖公”改称为“大成至聖先师祀奉官”已歷六寒暑的今天，孔子仍然成为一个問題中的人物，这就連善于

“推進化之理”、“預知后世”(康有為語)的“大成至聖先師”自己也料想不到吧。

論者曰：孔子去今太遠，近人對於他不能得到一個統一的評價，那原是不足怪的。但人們對於去今未遠的先哲，又何嘗容易作出一致的論斷呢？被尊為中國人民國父的孫中山先生，死去只有十六年，然而把孫先生當作孔孟道統的繼承者有人，把孫先生當作馬克思主義的駁倒者有人，把孫先生當作社會主義運動家的有人，甚至把孫先生當作“東亞新秩序”的首倡者也有人。自然，除他們的論點而外，我們還看到另外一種解說中山先生的主張，那就是認為這個巨人是中國舊民主革命時期民族解放和民主主義的偉大領袖。關於中山先生的論斷，是如此複雜而紛歧，這在善於研究中國現代歷史的人，是原不必以為不幸的。

另一個去今更近的先哲魯迅先生，活着時被人迫害了侮蔑了大半生，然而一到他死后，連原先迫害過他侮蔑過他的“正人君子”和“紳士淑女”也化敵為友，起來尊敬他，頌揚他了；是故意表示他們的犬度呢，還是“謬托知己”借以自銜呢，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我們由此看到了一些特種的“兩面分子”的真實嘴臉，他們用一副面孔去對付活着的死敵，用另一副面孔去對付死去的死敵。他們不僅擅長於面孔變化的藝術，也善於畫歪敵人的面孔。他們連同那些以踢死獅子為榮的男女勇士，用着不同的手法把魯迅化為諷畫中的可笑人物。長眠在萬國公墓的魯迅不能張口，也不能執筆，當然奈何他們不得。可是，魯迅的武器並沒有帶進墳墓里去；他遺留下來的那座思想武庫不在萬國公墓，而屹然聳立在人間。讓我們從這武庫中取出魯迅的武器，和魯迅的敵人潑刺戰鬥吧，讓我們的敵人在这鋒利的武器面前繼續發抖吧！

我們不應奢望一切人都起來尊崇魯迅。生活在不同社會圈子內行走不同歷史道路上的人，對於魯迅各有各的褒貶，各有各的

愛憎，那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假如魯迅死后只是被人尊崇，而不遭人反對，只是被人熱愛，而不被人痛恨，試問魯迅的精神何在？試問社會鬥爭的真理何在？

在現代中國文人中，沒有誰像魯迅那樣在群眾中間享受真誠的崇愛，也沒有誰像魯迅那樣從敵人方面遭到切齒的憎恨。世人對於他的愛憎分明，正是他自己對於世人的愛憎分明的真實反映。但這愛憎斷不是超於是非之外的。凡愛憎，一離開真理的尺度，不過是一場糊塗的混沌。倘有人從混沌出發來衡量魯迅，不管其動機如何，根據魯迅的精神，他都應歸入被憎之列。

當魯迅活着的時候，和我們一同行進，一同戰鬥；在血肉相連中，大家甚至忘記了他的崇高和特異。在那時候，人們對於他的思想和藝術，是享受多於研究，欣賞多於學習。但是，突然間，我們失去了這個公眾的導師，我們痛感到，他留下的空位是無法填補的；而他的偉大也就被更多的人和更深的心所記憶，所認識。在苦難中，大家想到了他；在戰鬥中，大家想到了他；在疲困中，大家又想到了他。從他離開我們以後，人們都說，他的死是不可補償的巨大損失，但為什麼不積極地說，他的不死是民族光明的偉大泉源？對於這泉源，我們還是滿足於享受和欣賞呢？還是進一步去研究，去學習呢？

展開學習魯迅研究魯迅的運動，並且使這一運動不斷深入，這就是我們當前的文化任務之一。我們一定要補償由魯迅的死所造成的巨大損失，不管花多少代價，費多少年月。

值得欣幸的是，在這四年間，對於魯迅的遺產，正有不少戰士在那裡熱烈發掘和鑽研；雖說在這一方面的收穫還很有限，但只要不斷發掘下去，鑽研下去，任何一點一滴的成績，都有助於中國的歷史變革，那是確然無疑的。

但魯迅的遺產是屬於中國人民大眾的。潛心於魯迅的思想和

藝術的深刻研究，固然異常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根據魯迅的精神來教育大眾，鼓勵大眾。倘有人認為大眾不配和無力接受魯迅的遺產，而要把這份遺產凍結起來，窖藏起來，並加以無恥的歪曲，還自命為得魯迅的薪傳，這樣的人不過是魯迅的叛徒；因為他連魯迅的基本精神都給否定掉了。

然而，魯迅的基本精神是否定不了的，被否定的，將是一切曲解魯迅反對魯迅的大眾敵人和革命叛徒。

一面是對魯迅嚴肅的學習和研究，一面是對魯迅無恥的曲解和侮蔑，這正是今天中國文化上的重要矛盾現象之一。因此，繼承魯迅事業者的責任就更重大了，他們不僅要學習魯迅，研究魯迅，宣揚魯迅，而且要忠誠地勇敢地保衛魯迅。

保衛魯迅的困難，不在於打擊對於魯迅的曲解和誤解，防止魯迅被人當作化石來利用，因為魯迅的精神和思想本身就具備了抵抗這類橫逆的堅強甲冑。凡“宗旨皆在可否之間，議論止于函胡之地”（章太炎評論孔子語）的歷史偉人，最容易被他人尊崇，但也最容易被他人利用，最容易被他人歌頌，但也最容易被他人糟蹋。魯迅却不是這一類的偉人，他的思想和主張是如此具體而明澈，使任何妄想利用他來達到自己卑鄙目的的人，都不能不望而却步，這是一切魯迅的衛士應當引為光榮的。但困難的是，魯迅及其事業在生前受到迫害，在死后仍不免於此種命運，因此，倘使魯迅的衛士沒有勇氣抵抗摧殘魯迅精神和魯迅事業的逆流，踏着魯迅的足印：“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他就應當自動繳械，交給別的战斗者。

保衛魯迅，和保衛中國人民，保衛中國革命，是不可分開的。

然而，保衛者如果不同時是發展者，是不能取得勝利戰果的。倘說，進攻是最好的防禦，則發展就是最好的保衛。魯迅的全部遺產是歷史的產物，這產物也唯有在歷史的變革運動中才能不斷丰

富，不斷更新。只有庸夫俗子對於這偉大文豪，才以尋章摘句為滿足。魯迅一生的思想和藝術都在經常發展中，他死后，發展他的遺產的責任，落在一切前進文化工作者的肩頭。在他的巨大遺產面前，我們承認自己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然而集合無數無數的涓滴，不就可以成為洪流嗎？倘不凍結魯迅的遺產，而根據歷史運動的真理和經驗去發展它，使它的戰鬥性和真實性發揮在一切方面，使我們的民族鬥爭、革命事業和文化勞作格外豐富起來，結實起來，由魯迅的死所引起的民族損失，不就可以因此逐漸補償嗎？今天，誰都不能否認魯迅是不朽的，然而要使魯迅的不朽性為我們所有，除了繼續發展魯迅外，別無其他便宜辦法。

現在到了我們該對魯迅作全面研究的時侯了。我們並不幻想一切都對他有一致認識；魯迅的怨敵和魯迅的衛士，根本就不可能用同一尺度來測量魯迅。然而，在魯迅的衛士中間，對於魯迅作統一步伐的研究，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但自然，統一的研究並非用一套刻板公式去加在魯迅頭上，那是斷然研究不出什麼來的。魯迅是公式主義的最大敵人，他的思想和藝術，絕無教條臭味。凡能真正道破客觀真理的思想家與藝術家，都善於最具體地最深刻地表現歷史的動態，魯迅正是此中一個典型。我們所要學習所要發展的，恰恰就是魯迅在思想和藝術各方面的具體性和深刻性。

從魯迅逝世以來，我對於這個文化巨人的遺作，是日益增大了閱讀興趣。我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侯，都更深切地感覺到，魯迅是每一個青年所不可少的導師。以前為我匆匆涉獵過的魯迅作品，現在不斷在我面前跳出了許多為我先所未發見的真理，它們把我引到了思想的巔峰，把我帶到了歷史的深谷；我不能抑制住自己的興奮，於是動了研究魯迅的念頭。我曾把自己對於魯迅的認識寫在幾篇專論中，其中較長的，為思想家的魯迅（一九三八年作，是紀

念魯迅逝世二周年的，那是魯迅思想座談會討論魯迅思想的結果，我不過是一個論文執筆人，所以署名魯座），魯迅的思想遺產，——戰鬥的現實主義者的魯迅、啓蒙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的魯迅、愛國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的魯迅（以上均發表在一九四〇年求知文叢上，是用以紀念魯迅誕生六十周年的）。後三篇彼此間有聯系，所以結集成為一本較有系統的專論魯迅思想的小書，而最早發表的一篇則刊在書後，作為附錄。現在，我把這書作為一份小小的祭禮，獻給逝世已經四周年的魯迅先生，同時也用以紀念他的誕生六十周年。我並不以為他有什么在天之靈，希望他含笑領受我的禮物；我最大的願望，是對這巨人的思想多少作了一點並不歪曲的解說，以加深學習魯迅、研究魯迅的運動。自然，我還奢望這小書能夠在保衛魯迅、發展魯迅的鬥爭中盡一點哨崗作用。

魯迅不僅是一個思想家，也是一個藝術家，本書專論魯迅思想，而很少涉及他的藝術，那是因為我對於藝術完全是一個門外漢的緣故。如其時間容許我將來附帶學習藝術，我或許能夠對魯迅作一個較為全面的研究吧。但現在，關於魯迅藝術的研究，只能期待於專家了。

平 心 一九四〇年十月

目次

重印題記	I
一九四六年重刊獻辭	III
初版自序	VII
第一章 战斗的现实主义者的魯迅	
第一節 引言	1
第二節 魯迅的战斗现实主义的根源	4
第三節 魯迅的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	9
第二章 啓蒙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魯迅	
第一節 魯迅在中國民主运动史上的地位	28
第二節 魯迅的啓蒙主义思想	32
第三節 魯迅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	41
第三章 愛國主义者和國際主义者的魯迅	
第一節 表現在魯迅思想中的民主主义与愛國主义的統一性	56
第二節 魯迅的愛國主义和民主主义要求为什么出發于國民性的解剖与批判	58
第三節 魯迅所担負的民族自我批判的任务	62
第四節 魯迅的反帝思想的發端	69
第五節 由進化論走向階級論	76
第六節 表現在魯迅思想中的愛國主义与國際主义的一致	97
附錄 思想家的魯迅	
前記	111
附 一九三八年在“民族公論”發表的前記	112
第一節 怎样研究魯迅思想的發展	113